

華麗不要你知道



聚會時，一個朋友戴了一頂帽子，外表看上去是非常樸素的帆布帽，脫下來里面卻是漂亮的絲絨襯布，金色的。帽子的品牌我不知道，但是那一瞬間我真的有點兒驚訝，覺得在普通的外表之下，一頂帽子竟然這樣有光彩，會不會是主人性格的寫照？我不禁對着他多看了兩眼。而這位仁兄將他的帽子捏成一團，滿不在乎地塞進背包，等到告別的時候再拿出來戴上，卻不見一絲

皺褶。它真是能屈能伸、本色不改啊。

一款男裝長褲，面料是色澤暗淡的厚棉布，不知道是水洗的還是磨砂的，反正做舊做得很地道，但是穿起來不一般。原來它的襯里不是冰涼的羽紗或其他滑溜溜的化纖材質，而是全棉的絨布，細膩厚實，與肌膚相貼時的觸感一流。那種絨布是大地色系格子紋樣，看上去和外面的料子既有反差又很和諧。這份視覺和觸覺上的華貴雖然只有主人自己知道，但是正因為如此，它的華貴，是真的。

看見一個女孩的結婚戒指，鉑金的，除兩道細線之外毫無裝飾，雖然簡潔但似乎太單調了。聽見我這麼說，女孩笑着說：“戒指上有一顆鑽石。”

鑽石？沒有發現啊。女孩像懷揣着一個秘密那樣地笑起來，摘下她的戒指，遞給我說：“你仔細看看。”我仔細一看，有了！原來

在戒指的內側，開了一個小小的窗，里面就鑲嵌着一顆鑽石。鑽石內藏，這不是跟明珠暗投一樣可惜嗎？這是我的第一反應。再一想，不禁和女孩一樣微笑起來。

鑽石這樣的東西，它的價值在於它的貴重和耀眼，現在偏偏將它藏在里面，只取其貴，不取其耀，顯然是不需要它跳出來引人注目，只要一個人心里明白就可以了。也許這是一份很好的愛情宣言吧——我們的愛情，像鑽石一樣美麗和珍貴，但是只要我們兩個人知道，不需要張揚，更不需要在別人那里求得認同。設計者真是很有慧心和幽默感的人，與大眾通常的思維不同，他別出心裁的設計，讓相愛的人共同擁有了一個璀璨的小秘密。

人們拒絕粗糙和潦草，但是固有刻板的金玉其外已經讓人厭煩，甚至令人產生敗絮其中的懷疑，於是人們的審美品位變得多元起來。因為講究，所以一定要平凡其表，金玉其中，一定要把華麗藏起來。

因為真正的有原則，因為真正的愛自己，因為真正的自信，所以，我的華麗不要你知道。

但是，藏起來的華麗畢竟不容易引起注目和共鳴，那么內里的高貴和優雅會不會有些寂寞？應該會吧。但是這樣的寂寞，也許正是浮華和虛榮的解毒劑。

作者：潘向黎

「社恐」的福利



西班牙一個患有社交恐懼症的婦女為了避免跟人打交道，假扮盲人，時隔28年才被識破。看到這則新聞的瞬間，我自動“腦補”了許多細節：有人以為她看不見，流露出厭惡、嫌棄的神情，或以次充好，偷偷把劣質商品賣給她，她只能假裝什麼都沒看見——類似的片段肯定會讓她有一種人生如戲的深刻感受。

在“社恐”這個詞流行之前，我一直沒意識到自己也有社交恐懼症，反而以為喜歡獨處是一種禮物，可以不受社交關係的干擾，讓自己處在一個更客觀的角度看清事物的真相。英國利物浦約翰摩爾斯大學文化史教授喬·莫蘭在《羞澀的潛在優勢》里就認為，有社交尷尬和社交焦慮的人更容易成為業餘人類學家，因為這一類人更善於觀察。

回想起來，一切早有徵兆。我幼時最喜歡看《魯濱孫漂流記》，常幻想自己能像魯濱孫那樣獨自在一個荒島上生活，還與小夥伴互相編故事糊弄對方。我杜撰過有人不小心在荒野一腳踏空，掉入地底深處一個巨大的人造堡壘，里面食物、水、生活用品一應俱全，不幸的人被迫與世隔絕地度過了一生……多年後我看到很多網絡小說用的也是同樣的套路，感覺自己就像一個趕了早集的人。

事實上，也不是沒有這樣生活的人。19世紀，英國波特蘭公爵不想跟任何人打交道，包括家里的僕人，為此他在自家城堡下面挖掘了長達15英里（約24千米）的隧道，彎曲回轉如同迷宮，繞過一切須與人見面的場合。很多“社恐”的人，以獨處作為測定自己的精神仍然存在的標尺，就像美國藝術家艾格尼絲·馬丁說的：“生活中最好的事情都是在獨處時發生的。”

我的“社恐”症狀雖然沒有這麼嚴重，但也曾為一些尷尬的相處而感到焦慮。有一次獨自去郊外遠足，途中遇到一個半生不熟的人，很熱情地要跟我結伴走完全程。我渾身不自在，不斷假裝繫鞋帶，或停下來喝水，腦子始終在盤算如何才能各走各路。

不過，“社恐”儘管有時會讓人極為沮喪，但也會給予人一些好處作為補償。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泰勒認為，“社恐”患者由於缺乏社會存在感，反而更容易投入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當中，堅定自己的選擇，不易被外界干擾。換句話說，與社交場上的焦點、喜歡被他人注視賞賞的“社牛”相反，“社恐”的人身處一個封閉的系統，會很自然地在這個內在框架里尋求超越，因為人類自我成就的慾望寫在基因里。達·芬奇、牛頓、愛因斯坦、達爾文……無不如此。

用蕭伯納的話做總結：理智的人會適應環境，不理智的人則要環境適應自己，但歷史是由後一種人創造的——這也是至今尚未創造任何成就的我，常用於自我安慰的金句。

作者：青絲

正確的“逃生”通道

公共危機專家給出一項數據可能會讓不少人感到意外：在樓宇商廈、地下空間等公共場所設置的緊急避險和安全逃生標誌，在危機事件發生時，其發揮的作用與預期的大相逕庭。

如果冷靜地去判斷、推演這個結論，當火災、水災等事件發生時，人們極其緊張，的確會忘記關注逃生標誌。在沒有指揮者的情況下，主導他們的肯定是“從眾心理”，即便這種集體性行動是極其錯誤的。

所以，不停地演練相當重要。演練就是要讓公眾知道，危機發生後應按照預定的方式選擇逃生路線和方法，而不是跟著大家一起跑。這是心理學、組織行為等交叉學科已經證明的事實，違背科學必然帶來慘痛的代價。

記得有一年在北京參加培訓，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說了一段話，原話已不可復原，大意是：無論在何種公共危機中，最後能否戰勝危機，靠的是內心的信唸（信心）。這是非常有見地的一句話。

這幾天讀英國金融史，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1672年，英國、法國、羅馬聯軍發動戰爭攻入荷蘭，7個聯省中有5個已淪陷。荷蘭百姓驚恐萬狀，所有人都想保住自己的財富。他們奔向銀行，想把票據兌換成黃金。於是，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銀行門口

人山人海，暴亂的火苗已經開始燃燒。

在這危急時刻，年僅22歲的荷蘭統治者威廉三世干了一件十分漂亮的事情。他出現在洶湧的擠兌人潮中，在阿姆斯特丹銀行，當著所有人的面命令士兵打開金庫



的門，承諾為他們兌付黃金。當金庫大門被打開，人們驚呆了：金庫里全是黃燦燦的黃金，上面的封條還是幾十年前的……國家既然如此富裕，就根本不必擔心荷蘭戰勝不了入侵者。

這場巨大的金融危機被威廉三世以一己之力成功化解。但現代金融學專家認為，這肯定是威廉三世的一個小把戲，當時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黃金儲備不可能有那么

多，也不可能貼着幾十年前封條的黃金。真相已經沉入了深遠的歷史，但關鍵是，威廉三世用自己的信心帶給民眾信心。在危機面前，重要的是樹立信心。

人性當中有善良和理性，但也有貪婪和恐懼。危機到來時，不良情緒就像病毒一樣傳播，能量不斷聚集，足以摧毀一切。那些擠兌的人難道不清楚，集體性擠兌會讓情況變得更糟糕，最後只會讓自己血本無歸？就像逃生，按標識標誌逃生這樣正確的方法在危急時刻往往不會被採用，“從眾”才是最優選擇，踩踏事件就是由此發生的。

因為，所有的公眾危機不是因為理性，而是因為恐懼，最後的觸發點肯定是由公眾情緒引爆的，特別是金融危機事件。縱觀經濟史上的歷次金融危機，無論是18世紀末英法戰爭期間的英格蘭銀行擠兌事件，還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，無一不是因為公眾情緒不斷演化，從而加重了災難後果。

而公眾信心的回歸，卻不那么容易，唯有信念，才有可能指向正確的“逃生”通道。能做出“指引”的那個人，不僅要看穿人心，知道癥結所在，還得具有強大的信譽。譬如在火災發生時，對着煙火瀰漫中的眾人高喊一聲：“我是退役消防兵，請大家跟我來！”

作者：流沙

歸鄉，誤入時空交錯的小徑

到了50多歲，他才意識到，到了人生最壯闊豐沛又蒼茫無奈的年紀，歸鄉去尋找少年時代的記憶與安慰，已經成了很多人定時發作的癮與痛。至少對他的家族來說，確實如此。

1992年春節，他還是一個毛頭小伙子，剛剛領女友見過家人，在廚房里做菜的父親就壓低嗓門兒對他說：跟你女朋友請三天假，陪爸回浙西，到祖墳上點一炷香，獻一束花。

父子倆臨行前進行了瘋狂採購。父親兜底動用了私房錢，為親戚朋友買了大量禮物，再與兒子肩扛手提地帶回老家。父親採購了奶粉、酸梅粉、紅糖、圓珠筆、鉛筆盒、襪子，甚至還有七八塊毛滌面料。父親依照嬌嬌媳子們的高矮胖瘦，裁剪衣料，期待她們隱藏在皺紋深處的笑意——這樣一來，她們就能在裁縫那里量體裁衣，在兒子的婚禮上，穿上一件精巧時髦的小外套了。

父親堅持說，所有的計劃都是瞞著母親進行的，然而，這麼多奇怪的物品堆放在家里，母親會不知情？母親只是對父親突發的思鄉病持縱容態度而已。

1992年，歸鄉的路並不好走。他記得他們先坐了火車，又換乘通往鄉鎮的中巴，最後又坐了私自攬客的小巴，才帶著大包小包來到父親少年時代生活的古村落。

他們在這個偏僻的古村里逗留了三天。這三天，怎麼形容父子倆的境遇呢？在他眼里，那真是“歸者饒有意，迎者頗淡然”的三天。父親的叔伯嬌娘、半百發小、昔日鄰居們帶著有限度的熱情聚攏來，來見他們三十多年未見的

“陳家老二”，見傳說中的“陳家兩代大學生”。他們的客套中帶著小心翼翼的試探，熱情中帶着一絲不知來意的忐忑。有的人以為父親是為索要祖屋的繼承權而歸，聽得父親並無此意，顯而易見鬆了口氣；有的人又滿懷期待，以為父親有能力將自家輟學賦閒的兒子帶去省城，找到體面的工作，見父親面有難色，立刻變得訕訕；還有的族人當了多年村幹部，拐彎抹角地開口，期待父親為村委會拉些贊助。很不好意思，父親雖是研究院的工程師，卻沒有那么大的能力。於是，鄉親族人前來領受父親的禮物時，臉上感念的笑意變得十分稀薄。甚至有個嬌子當眾質問父親為什麼要帶衣料來：“你們城里人不是早就流行穿現成的衣服了嗎？”

他頗為同情地轉過頭去看父親，以為鄉親族人的尖刻將在父親臉上留下尷尬的指印，然而，並沒有！那幾日，父親只有一半的靈魂留在現實中，另一半的意念進入了他所不知道的時空交錯的小徑。父親已經不再是他熟悉的那個循規蹈矩的工程師、那個樸素拘謹的中年人，他與鄉親一起喝酒、吃肉、訴說往事，為少年的糗事笑出眼淚。陪同的兒子不免為父親的各種失態感到尷尬，他覺得父親來得不值，但他心里也有個倔強的聲音在說，也許父親覺得值，唯有這三天，父親脫去一切束縛，成為從橋上倒栽蔥下去捉魚的陳家老二。

父親回家後沒來由地病了一場，又查不出病因，這讓母親急得夠嗆。他勸母親不必着急，他說父親就像一棵久旱的樹，忽然遭遇了一場

暴雨，這兩天出現的各種不適，只是一時被“淹了根”。

母親驚訝地瞥了兒子一眼，像在納悶兒一個工科生怎麼會說出如此文藝的比喻。

時間飛快地過去了，他也成了鬢髮斑白的中年人。這兩年，他少年時生活過的貴州山窩頻繁地入夢來。那里，是父母當年長途跋涉去“支援三線建設”、度過青春歲月的地方。他出生在那里，吃過那里的大食堂，住過那里的紅磚房，在澡堂外面偷窺過燒煤的大鍋爐。他磕破了膝蓋，經溫柔的廠醫上過藥水，看電影要翻過三道山樑，去一趟縣里的新華書店要在拖拉機上顛簸5個小時。在18歲之前，他的夢想就是逃離這里，考回江浙老家去！他的確通過考大學離開了，而且，隨着父母調回江蘇工作，他也的確30多年沒有回去。

然而，怎麼解釋他如今經常夢見的那些紅磚房、那些腌菜

